



沾化李呈祥家族 号称沾化进士第一家族

侯玉杰



滨州

名门望族

(十二)



2017年5月15日,作者与沾化李氏家族后人、滨州市文联主席李象润(左),在其办公室合影。李象润是2014年沾化李氏家族第四支续修家谱的主要人员之一。

清朝初年,满汉矛盾突出,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规定。一些忠于明朝的遗老遗少,除以身殉国外,有的出家,有的奋起反抗。直至康熙年间,汉人的反满斗争一直风起云涌。清初的顺治皇帝为了缓和矛盾,曾广开言路,要求各级官员上书条陈,针砭时弊。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李呈祥针对满汉矛盾突出的问题,上《辨明满汉一体疏》,得罪了朝廷的满族权臣,被发配辽东。他在铁岭生活八年,在被发配者中他是唯一一个活着被赦免回乡的。发配中的李呈祥,生活态度积极,在铁岭广交朋友,是当地教育界的领军人物。回乡后,他又四处游历,是沾化乃至武定府的一代宗师,在全国文坛也有一定影响。他的家族,特别是他的直系后代,在他的带动下人才辈出。

明初从枣强迁居沾化,明末清初李氏家族最为辉煌

李呈祥家族的祖先是明朝永乐年间从直隶枣强县迁居沾化的,世代居住在沾化城东坝上村,因坝上村地处沾化县城(老县城,今天的古城)东

部,故称之为东李。一世祖李辅考取了秀才,因为坝上离县城太远,往来就学不便,他就在沾化县城住下了,并在城东北约三里许选择了祖坟地。

李辅有3个儿子,只存1个。李辅有1个孙子叫李先现,是为李氏第三世。李先现有5个儿子,分别是芳、兰、芝、庄、芬,这就是李氏的五支。长子李芳,是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有3个儿子。次子兰有3个儿子。三子芝是太医院吏目,有4个儿子。四子庄是礼部儒官,有3个儿子。五子芬是秀才。这时的李家人了兴旺,由此发达起来。

第五世的13个男孩,成就了李家的辉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比较著名的有:李芳的长子元肃,秀才;李芳的次子元慈,秀才;李兰的长子元忠,万历甲午科(1594年)举人,曾任故城县知县,《沾化县志》有传;李兰的三子元懿,秀才;李芝的长子元慧,秀才;李芝的次子恺齐,秀才;李庄的长子元宣,秀才;李庄的三子元和,贡生。其中,最著名的是二支李兰的长子李元忠一脉。

第六世的李家就可以称为大户人家了。李元忠继承了兄弟的儿子李南英,考取了康熙九年(1670年)的进士。李元忠有5个儿子,分别是:宾英、联英、咸英、真英、斐英。宾英有3子,咸英有3子,斐英也有3子。

第七世的李家继续辉煌,仅就咸英一支而言,他的3个儿子分别是

呈祥、聚祥、启祥,其中李呈祥就是沾化李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呈祥有9个儿子,聚祥有4个儿子,启祥有3个儿子。

第八世时,李家不仅男丁多,官员也多,且官职也高,以李呈祥为首,他的两个进士儿子李慎、李頌为次,众多子侄纷纷考取秀才、举人,将李氏家族推向了最辉煌的时期,时间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

家族共有7名进士,是沾化名副其实的进士第一家

清朝中期之后,李家的科举运势开始衰落。李恪,字敬臣,康熙丙子(1696年)举人。李恪子新猷,康熙庚子(1720年)举人,曾任河南陈州府商水县知县。雍正元年(1723年),李呈祥的曾孙李厚枚会试中榜,未及殿试而亡,令人唏嘘不已。另外,李可士,人科场23次,乾隆戊午(1788年)科,年82岁时,始得以老人榜,恩赐举人。他曾有句云:百战百败百不怯,也算古人科场苦闷历程的写照。乾隆之后,李家不再有新科举人出现。

李呈祥家族共考取6名进士,在其他文化大县,或许排不进前三名,但是在沾化县则是名副其实的进士第一家。另外,有观点认为,钦赐国子监学正同“钦赐进士出身”,民国《沾化县志》也是如此处理的,因此就把李家的进士数量算作7人。

乾隆五十年、嘉庆四年、同治五年、民国四年和民国二十四年,李家共五次修家谱。其中,1935年,沾化李家五修族谱,共刊印40部,每部10册。该谱记载的李家居住的村庄主要分布在无棣、沾化两县区。

“钢八连”英雄商树信的传奇故事

宁治春

在松柏掩映、庄严肃穆的邹平烈士陵园,有一幢巨大的墙壁,上面镶嵌着一方黑色的大理石碑,石碑上镌刻着金色大字。其中一块石碑上写着:革命烈士商树信。

据邹平县党史办、邹平县史志办承编,王青山主编的《山东省邹平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中国史志出版社,2015年版)所载,商树信系焦桥镇小魏村人,1924年11月生,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山县大队二中队文化教员,1942年10月牺牲。

2018年9月11日,笔者与音乐家、钢琴教育家商维成先生来到邹平烈士陵园。在商树信烈士碑前,商维成先生双膝跪地,郑重叩头。我这才得知:革命烈士商树信就是他的亲叔叔。而在之后的多次交流中,商先生向我透露了大量关于商树信烈士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中,既有其传奇的革命经历,也有感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文献记载中的几个错讹

按照商维成先生的说法,某些文献中关于其叔商树信烈士的记载有几处错误。

首先是出生时间。据商维成先生回忆,早在他幼年时期就听奶奶及他的父母多次说过,叔叔商树信属牛,而1924年为甲子年,属相为鼠;次年1925年为乙丑年,属相为牛。另据商树信曾经的妻子、1924年出生的王剑青老人所说,她长商树信一岁,属鼠。在民间,对于一个人的年龄记忆,往往更容易记住其属相,而具体出生年份则常被忽略,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商树信的出生日期应为1925年。

另外一个错误,是商树信的牺牲时间。商树信生前所在部队为长山县大队二中队。1942年冬,长山独立营营长朱庆云、副营长路吉臣率两个连叛变投敌,让独立营蒙受重大损失。1943年,独立营改为长山县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当时二中队及大队主要战斗在长白山一带,队长是长山大由村的张方胜。

张方胜所在的长山县大队二中队,其前身是原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八团三营八连。三营下辖七、八、九三个连,在当地民谣中传颂的“铁七连、钢八连、打不烂的铜九连”,指的就是这个三连。

据商维成先生介绍,曾经参加过抗日队伍、后来担任过邹平县农

业局局长的父亲商树忠曾多次说过,弟弟商树信参加革命后,为了不连累家人,一直化名“张勇”,在长山独立营时为文化教员,改编后担任长山县大队二中队副队长,而至于具体时间则难以确认。

1943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即中秋节这天,长山县大队及张方胜率领的二中队在鹤伴山沟洄(即今之抗日沟,又称九瀑洞)遭遇日伪部队包围,经过一上午的激战,整个二中队只有十几人突围,其余70多人壮烈牺牲。

商树信当时虽然只有18岁,但参加革命军队已经5年,历经战斗无数,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因此在这次遭遇战中,勇敢而又机灵的他,在日伪军的重重包围中突围了出来。

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即公历1943年12月8日),战士们来到一个叫“坠马岭”的地方休整。在坠马岭修整期间,身为副队长的商树信每天都要查岗、检查武器装备。这天,他在检查时,发现战士张同顺正靠墙蹲着抱着枪打盹,商树信看见他的枪上沾有不少泥巴,便提醒他擦擦。张同顺听到声音马上紧张地端起枪支,不慎扣动了扳机,枪口正对着商树信头部,飞出的子弹从眼角射入头部,商树信当时只喊了两声:“张同顺,我和你好好……”随后一头栽倒在地,停止了呼吸……

无疑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震撼的意外事件。腊月初八,距离商树信去世已经将近一个月后,英雄的遗体被运回了家。春节将至,时局动荡,按当地风俗,逝者入土为安。家人商议后,商树信被埋葬在了商家莹地。这一年,商家人记得清清楚楚,就是1943年的腊月。“我的奶奶、我的父母、我的姑姑、我的婶子,以及所有目睹过我叔叔下葬的人,都是这么告诉我的。”商维成如是说。

商树信的革命足迹

追寻商树信的革命足迹,还要追溯到1938年冬天,甚至更早一些。那时小魏村的商家只能算是一般农户,但既然位居经济发达、名门望族众多的长山县,思想观念自然比较开明,商树信能够就读于离家不远的高等小学,自在情理之中了。

据商家人说,商树信学习成绩非常突出,如果不是战争,一定会读出来就来的。1937年12月26日,长山中学师生举行黑铁山武装起义,

打响了鲁中地区武装抗日第一枪。这一次起义影响巨大,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加入抗战队伍。1938年冬,商树信所在学校的几个老师毅然弃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商树信和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追随老师参加革命,年仅13岁的商树信当场在本子上写到:不赶走日本人还乡!然后把本子托人捎回家中,和同学们一同离开学校,寻找革命队伍去了。

他们很快找到了在邹平、长山一带活动的清河军分区一支队伍,但他们毕竟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部队领导担心他们跟不上行军。然而,商树信他们早已铁定了心要当兵,任部队领导苦口婆心就是不走。后来,部队领导被他们的决心打动了,就把他们留在了部队。因为他们还小又有文化,就安排他们贴贴宣传标语,教战士们写字读书。那时候,战士们大多数没有读过书,像商树信这样读过高等小学的文化人非常稀缺。后来,商树信被任命为长山县独立营文化教员。

关于商树信的革命履历,因为档案材料的严重缺失,以及当事人的过早牺牲,已经很难弄清。从1938年冬参加革命,到1943年冬牺牲,商树信走过了5年的革命征程。那5年,是中国人民抗战最艰难的5年。商树信参加过多少次战斗,受过多少次伤,经历过多少次生死……都已随着历史烟云的日渐远去而无从查考。

我们只知道,在商树信意外牺牲后,那名误杀战友的战士张同顺因为商家的原谅并未受到处分,并于次年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17岁。

英雄的爱情传奇

2018年7月9日,63岁的钢琴教育家商维成先生利用去甘肃兰州讲学的机会,去看望了在这里生活的95岁老人王剑青女士。她就是本文主人公商树信曾经的妻子。王剑青女士原籍是长山县(今长山镇)周家村。王家在当地是一个显赫人家。她的两个叔叔,一个是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木材生,她的姑母早年留学国外,后来在美国行医,名声赫赫。王剑青曾就读于著名的长山中学,理着当时颇为新潮的短发,喜欢戴着墨镜,是远近闻名的校花。这样显赫的家族,又是容貌如

花的才女,怎么会与八路军战士商树信相识相爱直至成为夫妻?原来,商树信所在部队曾经在周家村驻扎,而商树信正好被安排在王剑青家居住。作为13岁就走上了抗日前线的革命军人,商树信在从小就崇拜英雄的长山中学学生王剑青眼里,那无疑是神秘而且崇拜的。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商树信是读过书的人,能写会算,出口成章,文武兼备,这让他在文官居多的部队里显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在听了商树信在与日伪敌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以后,王剑青那颗单纯得像一泓清澈的少女之心,很快荡漾起了爱的涟漪。而这时,商树信也被漂亮新潮的王剑青吸引了,勇敢地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两个人你情我愿,很快擦出了爱的火花。1942年,17岁的商树信与18岁的王剑青终于走到了一起。

然而,商树信是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生养他的家乡,回到了王剑青身边。眼泪已经不足以表达王剑青内心的悲痛,哭声此刻也显得多余。王剑青眼睁睁看着结婚只有一年的丈夫从此与自己天人相隔,她匍匐在地久久不起……

不久之后,王剑青远在四川经商的父亲派管家来找她,要接她和同在老家的妹妹去四川广元相聚。王剑青拒绝了,一向顺从儿媳的婆婆这次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公婆连续几日的劝说下,王剑青终于踏上了远去四川的路程。临走前,王剑青与婆婆哭成一团……

王剑青再婚后在四川广元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迁徙至甘肃兰州,进入政府粮食部门工作。1950年春天的清明前,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她带着孩子历经十余天,千里迢迢赶到小魏村,一是看望公婆,二是给商树信上忌日坟。这是王剑青赴川后第一次回山东。后来,在她生了7个孩子、家庭负担非常重的情况下,她仍然每隔几年就会回到山东。每次回来,她都要给公婆带来各种特产,并留下现金。每当受到拒绝,她就会说:“你们就权当这是我替树信给你们尽孝吧。”

王剑青最近一次回小魏村,是在2011年,这一年,她已经87岁。2018年底,王剑青老人因病医治无效,结束了她充满传奇和坎坷的一生。

打开突破口的勇士



新中国的记忆

解放一江山岛战斗

滨州市档案馆 资料整理:尹艳

登陆时的战斗非常激烈。突破口是一江山岛西北部一条长长的伸向海中的礁石。突出的石块尖锐得就像锯齿一样,在这上面还设置着三列铁丝网,铁丝网前又埋着地雷。铁丝网里面是蒋军的战防炮阵地,炮阵地附近有几个钢筋水泥的碉堡,可以用交叉火力封锁西面、北面和西北面的海面。从碉堡再往上爬,就是蒋军的第一道壕沟和地堡线。这个有着严密防卫设施的滩头,是蒋军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十八日下午二时,突击部队在指挥官卓成的率领下,乘登陆艇靠近一江山岛。那时,礁上的蒋军工事在我空军、炮兵和海军的轰击下,有一部分已经被摧毁了。战防炮阵地也已经被摧毁。但是,残余的蒋军仍旧依靠一些没有被摧毁的暗堡和岩石,用机关炮、机关枪,冲锋枪等武器,猛烈地向登陆部队射击。当登陆艇一靠岸的时候,居高临下的蒋军就更加猛烈地用机关枪往下扫,把手榴弹往下抛,炸得海水和礁石向四处飞溅。战士们英勇地向敌人还击着,但是前面横着三列铁丝网,没有办法向上冲。在这紧急的时候,突击部队的指挥官卓成果断地作了决定:要冒险去爆破敌人的铁丝网。他喊:“爆破员!”

爆破员姜国华已经负了伤,但是,姜国华并没有因为负伤而退缩。他拿着绑着炸药的竹竿就向铁丝网奔去,将铁丝网炸开了几个大缺口。班长庞孝义带着几

个战士就接着一跃而上,一直扑到敌人的地堡跟前,迅速消灭了前面地堡里的敌人,夺取了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立足点。但是,形势依旧非常紧急,他们的后面是汪洋大海,前面却是一座高高的陡坡,陡坡上面是一道壕沟,壕沟两端又有两个钢筋水泥碉堡。蒋军就在那里把成串的手榴弹往下丢,又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卓成立刻组织好各种火力,压制两侧碉堡里的敌人,并且命令战士们爬上陡坡,突破蒋军的壕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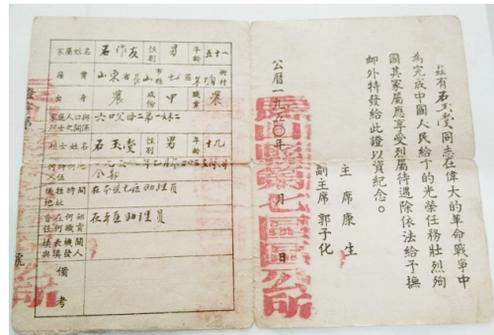
战士们立即勇猛地向上攀登。在这时候,爬上去就是胜利。他们喊:“同志们,海洋挡不住我们!”“悬崖陡壁挡不住我们,坚决打上去!”但是,陡坡很滑,战士们爬上去滑下来半步,有的好不容易爬到一半,一脚又一骨碌滚到原来的地方。敌人还在不住地向他们射击。战士们爬一步,就用手和脚扒个毛眼放牢脚,或者向敌人打几枪,再接着往上爬。这时候,子弹呼啸着,手榴弹就在战士们身边爆炸,但是没有一个人后退一步。蒋军把手榴弹沿着陡坡滚下来,有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正好滚到卓成的怀里。卓成一只手抓住陡崖,一只手抓住这枚就要爆炸的手榴弹,立即狠狠地扔回给敌人。

战士们爬到顶上,就勇猛地向敌人的壕沟冲去。敌人突然看见战士们跳进了壕沟,吓得赶紧向两侧的地堡逃走。卓成和他的战友就是冒着这样的艰难和危险,打开了这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六十九年前的烈士证

——记邹平籍烈士石玉堂

赵方涛



2019年重阳节(10月7日),笔者因故来到邹平市西董街道朱塘村,有幸见到一张将近70年前的烈士证。

烈士证的主人石玉堂是朱塘村人,出生于1920年的天津。他的父亲石友友是朱塘村的农民,只身到天津闯荡,做了染匠师傅。他的母亲出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资本家家庭。石玉堂小的时候,就随父母返回了老家朱塘村。他读过书,学问很好,长大后也曾学过经商,因为没有兴趣,决定弃商从文,在村中当起了私塾先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侵占长山县。当时的朱塘村即隶属于长山县第七区。十八岁的石玉堂毅然投笔从戎,于1938年7月来到杨国夫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部入伍,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因为文化高,他一人便担任了采粮文秘的职务。当时朱塘村一带的情况比较复杂。朱塘村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与之毗邻的段家村却是敌伪六团的地盘。而距离朱塘村不远的韩寨则设有日军的据点。

在1939—1940年期间,石玉堂曾被日军抓获,并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他的侄子说,灌“胰子水”就是日军的酷刑之一。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他的人缘很好,在朱塘村附近一带认了不少干娘,还有很多交情深厚的兄弟。获得保释后,他又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还是因为有文化,当时组织上曾计划派遣他到延安学习,可惜因故未能成行。

命他为长山县二区(即今淄博市周村区)区长。还没来得及上任,正好遇到韩寨据点的敌人到东峪一带的我方根据地扫荡。那时的东峪一带被称为“抗日小延安”。

于是,他立即带领警卫员赶到附近的马庄,陈家一带疏散群众。等群众都撤离后,他才转移。不幸的是,途中与日军遭遇,被捕了儿刺刀。日军走后,石玉堂尚不咽气,家人立刻用门板把他抬到医院抢救,可惜未能救回他的生命。他去世时年仅21岁,那时刚结婚不久,尚未有子女。

国家不会忘记为她献身的每一个孩子。1950年,长山县第七区公所下发了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烈士证。内页右侧从右往左竖排繁体赫然写着四列文字:兹有石玉堂同志在伟大的革命战争中为完成中国人民给予的光荣任务壮烈殉国其家属享受优待除依法给予抚恤外特发此证以资纪念。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又为他颁发了“烈士证明书”。正文中写道:

石玉堂同志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1956年3月,长山县撤销,并入邹平县。1992年,在新编《邹平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中,也有石玉堂烈士的名字。他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他热爱的这片土地,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将永远铭记着他。(作者系邹平市孙镇镇第一小学教师)

1941年,他接到上级调令,任